

稿例

本版歡迎文字或圖像投稿，可郵寄至香港仔田灣海旁道與偉中心3樓文匯報副刊，或電郵至wwpcreative@hotmail.com。勿一稿多發（包括網上）。一經刊登，謹奉薄酬。

以武犯禁

作者簡介：橫南大學中文系畢業。手執紅筆維生。其實喜歡寫多於改，儘管寫得很慢。

謝騰

第八回 遺忘

小趙拿起破舊的木勺，舀出清水，含了一口，緩緩的漱了漱，潤濕乾渴的喉嚨；近來，每早醒來，小趙也覺得乾巴巴的渴得很，要喝很多很多的水，如這次，他咕嚕咕嚕的灌下滿肚子的水，心裡踏實了，以手背抹了抹嘴。

這時，他看到手背上長着三劃痕，痕未曾結痂，嫣紅的如對着小趙笑。不疼；很美。他瞧着。

為何無端有痕？小趙思量。他舉起臂仔細的察看三道深淺有異的痕，彷彿是陌生人的臂。不應有痕，卻忽然有痕，小趙大惑不解，皺起眉頭，心頭尋索，究竟昨夜有何異樣？

他想不到。他只知道一夜無夢，倏忽天明，睜開眼，精神飽滿煥發，是極圓足的眠。只是身上忽然有痕——痕很多，痕也很深。有時候痕像由劍劃出，有時候像指所抓破，總會淡淡的結上一層薄薄的膜，泛起明亮的光，欲凝未結的血晶瑩剔透，爬在身上，似蠕動的蟲——也許在他深眠的夜，蟲真的蠕動的走在他身上。小趙思量，卻不曉得。

小趙不敢向父親述說這事，太怪異了，如何說。還是獨個兒靜靜的守着這身上的痕罷，反正不疼，反正很快痊癒，反正痕是他們這類人極平常的裝飾——小趙與父親住在鏢局裡，小趙從八歲起便幫父親燒飯，也助鏢局眾大漢跑腿；後來，他學起武來，父親不發一言，不置可否，仍是每天烹調鏢局上下各人的飯菜，仍是着小趙切食材添薪木看火喉收拾那餘下的碗碟及菜餘——菜餘一向不多，父親燒的菜太美味，眾口交譽。小趙也在早飯與午飯、午飯與晚飯、晚飯與夜宵中的閒隙裡跟鏢局的眾人各學一下拳腳的基礎，漸漸他使出一套像樣的架式。那年他十一歲。

十三歲時，小趙功夫稍有根底，除了拳腳外，於是學起劍來。他依照眾人的指示，小心翼翼的舞着劍，幻想將來跟隨一眾鏢漢出外保鏢的模樣。他的想像很踏實，沒有莫明的誇大與渲染，只是生於斯長於斯按照規矩一步一步接續下去的成為鏢局裡的同伴；於是久不久便預支日後舞動着劍刺向綠林好漢時的暢快。

他的武功並不高明。鏢局裡的各人武功也並不太高明。只有父親的廚藝是很高明。

一夜，小趙一如以往按父親吩咐把廚房收拾整理後，關了便上床立時沉沉睡了。忽然沒由來的睜，如給別人以錘敲了頭沉重的一下便合眼無痕無跡睡去，沒有夢。在縝密無縫的眠中小趙似乎感覺到綿綿的遙遙的一道光；光漸漸強烈，他張開眼，只見四周漆黑，傳來風吹過林攪動了葉引起的沙沙聲，小趙疑惑，為何會置身於一片林中？睜眼之先他原是安穩妥貼的躲於廚房旁邊的小木屋裡的被窩中。

奇怪。更奇怪的是，這時有一個人站在小趙面前。

夜色中忽然出現這個人，穿着一身簡潔平實的衣飾，分辨不出顏色。面容透示出一股英氣，卻也飽經風霜的開始蒼老。這人盯着小趙，小趙卻沒有任何驚恐的感覺，只是不可思議煞是奇怪，也報之以同樣的盯看。



插圖：泥種菓

「孩子，學武罷。」小趙看不到那人的口部動，卻聽見這把聲音夾雜在風聲中傳進耳竇，「由這夜開始。」這人甫說完便不徐不疾的舉起右手伸出食指中指與無名指向小趙戮去，沒有預兆，沒有脈絡，隨隨便便似的。小趙看着這人揚手，手臂抬起的角度手指合攏的緊密清清楚楚的簡直就是剛才所言傳授招式般演示，小趙還是避不了，只因根本避不了；這人這麼隨意這麼不着痕跡小趙根本無跡可尋根本找不到迴避的方法，恍如陷進五里霧中，不單瞧不見前路看不到退路反而是根本無路；霧太濃稠。於是，這人的三指在小趙左臂上劃上三道血痕，淺淺的塗上三道嫣紅的痕，像畫，不疼，很美。小趙看得一清二楚，卻莫可奈何，如霧，見到感受到，也就只能見到感受到。

「這就是我要教你的武功。」這人在展示招式後背負着手，平平靜靜的繼續盯着小趙：「『霧指』。你要學，至學懂。明白嗎？」說話後又如剛才般戮出了三指，也依舊的隨意平常，也照樣的避無可避，小趙最終也默默的看到左臂上再給劃出三道痕。如霧。

小趙雙目透澈出渴慕；他佩服這人這招式的功架，他明瞭這是這幾指就比鏢局裡眾鏢頭教的拳腳刀劍高明得多。太多。小趙愈懂得分辨，愈是容易受這武功眩惑，也就是如此給蠱惑罷。小趙沒有問及這人的來龍去脈，沒有考慮事情的前因後果，沒有了解當前是夕夕何夕，早已一心的想去學懂這技藝：「霧指」——如夢幻泡影，如霧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這是這人後來對小趙說的一番話，以闡明這武功的真諦。

然而小趙往後也記不起這話，也記不起這學武的第一幕，更記不起學到甚麼武學。

「這『霧指』，顧名思義，恍如霧，聚散，有常，變幻，無形。現身時如壁立千仞，消失後卻不留絲毫。無式無招，無形無實，能意會，能頓悟，不留痕，不能說。」小趙聽到這人緩緩的說了這番奇怪的話，夾雜在呼呼的風吹動葉子的沙

沙聲中：「每夜，我會教你『霧指』的要領；每夜，你要盡數遺忘學到的要領。明白嗎？」小趙搖一搖頭，從剛才倦極入眠卻忽然睜開眼到現在過了大半個時辰後身體終於稍為一動：「我不明白。」繼續搖頭：「我不懂。」小趙非常渴求學武，可是學武又如何講求「遺忘」？「若忘不了呢？」小趙追問。這人稍為笑了，嘴角輕輕挪動：「不能遺忘，即，學不懂。如霧，不需有形，不應有實。明白嗎？」小趙還是不明白：「不明白。」搖頭：「不懂。但我想學。」

於是，這人每夜便教起小趙來。小趙每夜也按照父親吩咐把廚房收拾清理妥當，便會覺得太瞓，便會鑽進被窩沉沉睡去。睜開眼，他便會置身於這片林中的空闊處，這人會站於他面前。然而，小趙從不記得學過甚麼。只知道忽然醒來，只知道忽然身處異處，只知道這人忽然出現。只因為要學懂，便要遺忘。這人說的。

小趙當然不知道，這次其實是他第八十九次學習霧指的日子。以往的八十八次，他也忘記得徹底，只是每次身上總會留下莫名的痕，為學習的印記。小趙當然也不會知道，這人也每夜也會像與小趙初次見面般出現，開釋，再行教導。原來一直在重複與重複。小趙當然更不知道，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學武；不是不知道，而是要遺忘。

遺忘。這人說，要忘記，讓武功化成本能，一舉手，一投足，也是武，不需招式，不需思量，隨意，平常；如霧，縹緲於大地，無跡，無痕，無縱，無法，潤濕每一瓣葉，莫能避，莫能御。如霧亦如電，如夢幻泡影。明白嗎？這人說。至你能忘記所學，那日你便為學懂。

小趙便在這三年裡，由十三歲長至十六歲。每夜，他也跟隨這人學習，他卻記不起任何。這人是谁？為何出現？為何教導他武學？如何教？教甚麼？小趙完完全全不留丁點痕跡，連「霧指」之名也完完全全的沒有頭緒。他的武功彷彿沒有絲毫進展。然而小趙也記不得了，只是在日間忽然發覺有痕，只是在日間依舊跟隨鏢局鏢師學習。沒有改變。父親一直不干涉他學武一事，只要他每夜把廚房收拾整理得妥當便可以。父親每夜也愛在廚房外拉出板凳跳起腿拉了那木紋陳舊顏色發黑的古老二胡，小趙便鑽進被窩沉沉的睡去。父親疼愛這甫出生便沒有娘的孩兒，更惦念一生下這伶仃孩子便離世的妻。霧指。妻在誕下兒之先總愛拈起纖纖十指編出一件又一件巧奪天工的小衣裳，與小趙一起幻想來日孩兒的模樣。妻只要隨意平常的舞起指尖，沒有任何精細的工藝能難得到她：她能把豆腐以指尖刨出小洞然而釀進蒸熟的蛋白。是孩子的娘獨步的武學——「霧指」。

小趙不記得了。遺忘。

浮城誌

韓曉華

作者簡介：香港中文大學哲學文學碩士，受董啟章的作品影響，開始思考及實踐透過文學來形構自己。

狹小空間

應該是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事情吧！朋友K相約大夥兒一起參加團契，這是那個年代流行的玩意兒，我隨著同伴到達那個面積微型得侷促的狹小空間，看見一張張笑彎的臉兒，朋友K親切地為我逐一介紹，我費煞一番思良才把一群二十多個從來沒有碰見過的人臉、名字與關係記住，那些人臉和名字我至今沒有忘記，只是現在他們人在哪裡我已不知道是忘記還是從來沒有理會過，那時認識的，至今還會偶然見面的只有朋友M、W、J、H等。

記得隨後的日子可能是常常閒着無聊，又可能是收藏着一些秘密總想向人分享，我一直返回那個團契聚會。那段初返團契的日子，團友們總像一個個看透世情的老人精，把聖經的經文熟讀又會應用到生活中，導師們更會回應積極的鼓勵或同情的勸解，在我看來兩者也顯得莫測高深。團契後，我常和團友J到同一個巴士站等待回家的車。那是一程學習之旅。每次團契討論的題目或查考的經文總在這時段被進一步挖掘，團友J常認為大家太過安逸在「標準答案」，她總會設想出更多更完美的可能答覆，這令我想起多年後從「基督教詮釋學」裡看到的文本詮釋與讀者解讀等議題，記得團友J曾說過：「信仰就是生活形式，每個人也有自己的一套模式，總不能大家的宗教體驗會完全相同吧！只要大原則及基本觀念相同，你我總會活出一樣的信仰生活樣式。」團友J的說話就像一個「先知」。往後的日子，我不單開始在星期六的下午返回那狹小的空間，更連續地於星期日至五也會趕到那裡，有時是宗教儀式活動，有時是弟兄姊妹分享，有時是私人的溫習補習，在那裡我知道自己的位置。如是者度過了兩三年時光，那是一段純粹的日子。

繼團友M、W、J升上大學後，我也在大專上學了。那時，團友們陸續闊別狹小空間而往新建築物聚會，空間的拓展讓人以為必然能人數澎漲，那時團契真的人煙鼎盛，我也以為一起學習信仰生活的人會多起來，得到更多的同伴，知道更多探索信仰生活可能方式的線索；然而，記得團友J又說過：「我們走的是窄路，最後甚至可能變成只有上帝與你同行。」團友J果然是「先知」樣式的信徒，沒多久我們的團友都各自有着不同的理由而走上自己的信仰路，狹小空間成為大家的信仰起點，包括朋友K。餘下的團友也投向以教會作為更大的團契，繼續各自的信仰生活，或者，是我顯得不近人情總以為無論走到那裡還是靠自己才能詮釋個人的信仰，大家的關係是同行又是獨行。

過了很久的後來，團友J並沒有成為「先知」，她一面如常返教會一面繼續個人專業發展，也一面引發我的信仰思考。我偶爾回到那個已清拆的狹小空間，建築物盪然無存後，狹小空間所佔的面積原來比想像中更小巧，難以理解那種狹小如何孕育出後來眾人的多和巨大，也許，正在於新建築物聚會的人未能了解，誤以為狹小空間的擴展有其必然性、順適性及邏輯性，其實，狹小空間正在於它的微小，人們才容易找到自己的所在地，從而慢慢地讓人生根茁壯起來。某些人在狹小空間羽翼長成而遠飛；某些人在狹小空間埋根生長，就算攀附遠方花招技展，仍然植根這裡。團友J曾「先知」式地在狹小空間存活過的人診斷，她指出：「狹小空間的消失只是一種生活方式的轉變，她們內心仍然活在狹小空間，反過來說，狹小空間仍然牢鎖着他們的內心。要注意的是自己的信仰生活習慣，以避免過勞或過慮而付上突然昏睡代價」。

短載

沈小益

作者簡介：自由職業，寫詩歌、散文和短篇小說，發表作品多篇。《別人的嘴巴，我的故事》獲台灣《聯合文學》短篇小說推薦獎（第二名）。

捉黃鱔的張雙全舅舅

6 又過了幾年，我聽說雙全舅跟他婆娘離婚了。雖說當時離婚的事情不多，但也輪不到我這樣的孩子來關心。我之所以現在對這事還有深刻的印象，是因為他們離婚離得怪：離婚不離家。

我總是認為既然兩夫妻要離婚，那肯定是豈能離得遠遠的，因為一旦離婚，兩個人就成了仇人，如果還在一起，那豈不是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嗎？我的朋友齊光榮說，你這是見多怪，現在是有離婚不離家的。齊光榮是大隊書記的兒子，見識自然比我多吧。聽他這麼一講，我心裡也就琢磨開了，我的舅媽她跟雙全舅離婚不是為了要同某個男人結婚，而僅僅是不想同他生活在一起。一個女人，四十歲了，離婚回娘家是不可能的，當地不會分田地山場給她的；她又沒有新男人可以跟着走；所以，她還是只能呆在王公橋——離婚不離家。

那時候離婚是很難的事，但雙全舅他們離婚卻沒有費多少周折。地方上為頭的人聽到舅媽提出來要離婚，首先當然是勸說：孩子都那麼大了，還離什麼婚？這只是進行象徵性的挽留，一旦看到女方堅決要求離婚，且把離婚的理由擺了一籬擔還不止的時候，他們也就順水推舟了：本來是牽拆七座廟，不離一場婚，既然你硬是要離，兩個人硬是過不到一起，我們也沒什麼意見，只是你自己要多想想，離婚不是好耍的。舅媽說，我們兩個人你們都曉得，吵了無數次，打了無數次，你們也無數次幫我們來解決問題，一直到如今，問題一點也沒解決，反而越解決問題越多，越解決問題越大，這不能怪你們，只能怪我們，我有責任，他更有責任；離婚的事我是想了好多年了，如今終於想通了，我現在都懶得跟他吵了，懶得跟他打了，必須離！

為頭的人說，我們也不能聽你的一面之詞，我們也要聽聽張雙全怎麼講。正在田裡捉黃鱔的雙全舅就被人找了回來，他一身泥拖著泥帶著水就到了大隊部。雙全舅說，既然她硬是要離，我沒意見。其他的話，他半句沒講——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其他的屁，他半個也沒放。

當天他們就去公社領了離婚證，至於孩子和家產，是這樣分的：大兒子和小女兒跟母親，小兒子和大女兒跟父親，房子對半分，有一間房子從中間臨時砌了一道牆——這跟柏林牆有些相似吧。

跟著父親的小兒子和大女兒年齡也不小了，做父親的根本也不管他們。雙全舅明的對他們說：「你們兩個傢伙也不小了，爸爸像你們這麼大的時候，早就能做好多事了。我如今呢，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我保自己都不行，保你們我做不到，你們自己好好做事，好好做人。」

有一年，外地人到我們王公橋來收蛇，雙全舅的小兒子捉蛇提出了味道，賺了一些錢。有人對他說，你又沒學過捉蛇，萬一毒蛇咬了你怎麼辦？他笑嘻嘻地說，捉蛇也要學？捉蛇有什麼難的，就跟打蛇一樣，只要捉他的七寸。別人說，你真是個犢子。他仍然笑嘻嘻地說，捉蛇只要猛，只要快，沒什麼巧，我就是犢子。不幸的事情終於發生了，他被毒蛇咬了。他沒有及時到醫院裡去，這一來是因為他不想把自己辛辛苦苦賺來的錢都送給醫院，二是他認為沒什麼大不了的。他就到當地一個土郎中那裡，土郎中在他傷口上方畫了幾畫，讓他喝了「九牛水」，說，大神保佑，沒事了。他還想去捉蛇，但心裡實在感到不好過，因此就回家睡到床上。等到當天晚上他哥哥發現的時候，他的臉色變了。哥哥就喊來一輛手扶拖拉機，哭著抱弟弟上了車，拚命地要司機快點開，到了龍虎公社醫院，醫生一看，不答應診治，他們就朝社幹區醫院去。還沒到區醫院，做哥哥的就抱著弟弟放聲大哭。到了區醫院，醫生說，早死了。（未完）

試筆

裘錦秋中學（元朗） 中五 張秋蘊

地下鐵路

人來人往，行色匆匆。地下鐵路總會讓我聯想起幾米的《地下鐵》。那具有強烈個人風格的圖畫，可是給我製造了對地下鐵路凄美的印象。

每天清晨至深夜凌晨，地下鐵路風雨不改地為人們開放。各式各樣的人帶着自己的目的，踏上了一程短暫的旅途，從一個地點去到另一個地點。地下鐵路很多時候都很擁擠，甚至有時候會令你覺得煩厭。但地下鐵又並不是毫無趣味。

在芸芸眾生中，你可能偶然會發現，那擁有千姿百態的人群中，有那麼一個熟悉的身影在你眼前晃動。然後你在群體的陌生感中找回一點親密感。你和他寒暄，你和他一起走過一段旅程，然後你們又各自下車，到達原來的目的地。你也可以

能遇到一場甜蜜的邂逅。在密不透風的車廂裡，一個陌生的她或他突然吸引了你的視線。然後你在日常的沉悶感中找到一絲新鮮感。你暗中偷看她或他，對她或他作出一段遐想。然後在目的地到達時，你只能帶着一絲遺憾，重回你正常的活動。

地下鐵路，也許是你和我生活中一小塊精神的來源。

我們每個人都擁有一條地下鐵路。從降生的一刻，我們就注定地踏上不知去向、不知何時到達終點的旅途。在行駛的過程中，很多人會走上載你的列車，有些遲點來，有些早點到。他們都會在旅程的某一站下車，有些在列車逗留的時間長

久些，有些則短暫些。但是，無論任何一個人，都不會陪你走完全程。

在離離合合，別人上車下車的途中，你同時也是車長，尋找一條路線，到達一個終點站。也許行駛路線未必如你所願，你也不能控制誰人上車、誰人下車，何時上車、何時下車，但地下鐵路仍會不停地向前行駛。在不能完全掌控大局的情況下，你會不會覺得心酸？不過我能肯定回答，在地下鐵路裡你曾經擁有過美好的時光，即使你我都不明白，那不是常有的。

（本欄接受學生來稿，歡迎學校集體投稿）